



曹肖华和梁辉母子的合影。



2005年6月21日，曹肖华和邱鹏程到烈士墓前祭奠、献花。

一个“红二代”和她的三位父亲

(上接01版)

抗日战争开始后，南方红军改编为新四军，邱子华担任三支队五团特派员。在1941年震惊中外的“皖南事变”中，他率领身边的18名战士，趁夜从敌人的封锁空隙中冲出重围，在十分艰险的情况下，辗转一个多月，回到苏中根据地。后来，他受到了新四军军部的嘉奖。

1942年春，邱子华在华中局党校学习时与在该校任出纳的曹炎相识。曹炎那时才18岁，但已是一名党员了。她是从新四军盐城抗大分校毕业后被分到党校工作的。他们经组织牵线后结婚。

邱子明见证了他们的婚礼。那时，党校在盐城汪朱集，邱子明将自己身上仅有的20元法币拿出来，办了一桌酒席，请了几位老战友。曹炎还亲自动手烧了六七个菜。此后，夫妻俩调到一师二旅工作，邱子明任一师二旅锄奸科科长，曹炎任会计。1943年，邱子明调任茅山专署公安局局长，曹炎调到茅山地委工作。邱子明在一次布置反敌伪“扫荡”“清乡”的工作中遭敌袭击，身负重伤，右手残疾。

1944年7月，邱子明夫妇奉命调到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工作。当时，他们背着只有四个月大的女儿，长途跋涉，闯过敌伪封锁线，渡过杭州湾，直到9月初，才抵达四明山。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条件更困难、更危险，但在邱子明的不懈努力下，很快打开了浙东锄奸工作新局面。

1945年2月22日，在上虞城解围战中，邱子明身先士卒，不幸中弹牺牲，年仅29岁。邱子明的牺牲也让浙东根据地的军民震动和悲伤。

上虞城解围战打了个大胜仗，受到苏浙军区司令部嘉奖。在四明山浙东革命根据地的指挥中心——余姚梁弄镇，浙东区委、浙东行政公署、新四军浙东纵队，为邱子明举行了追悼大会，有400多人参加。挽联上写着“十六年来献身革命著勋绩，四明山上锄奸抗日勒英名”。

新四军浙东纵队何克希司令、谭启龙政委、刘亨云参谋长等，都出席追悼大会并讲话。新四军浙东纵队的机关报《战斗报》还出版了四个整版的《追悼邱子华同志特辑》。邱子华的灵柩下葬于四明山梁弄后杨岙山坡上，墓碑上刻着何克希司令的亲笔题字：“一个忠诚于革命与人民解放事业的共产党员”。

如今，墓碑上刻着的这一行题字，历经半个多世纪，仍熠熠生辉。在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新四军浙东游击队奉命北撤。后杨岙的党员和民兵为了保护邱子华的坟墓不被敌人破坏，他们冒着生命危险，深夜将他的墓碑秘密转移，覆土珍藏。直至解放后，老区人民为了纪念这位英雄，又在墓地原址重新竖起了这块烈士墓碑。

4 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 养父梁辉壮烈牺牲

肖华的养父梁辉，是余姚人。1921年出生，1948年11月牺牲。他的家在四明山梁弄镇一个叫邱家湾的小山村里，肖华在他家生活了四年之久。

1945年9月，新四军浙东游击队奉命北撤。此时，曹炎在浙东纵队政治部任审计工作，刚产下遗腹子，正在坐月子，但她义无反顾地随部队北上，奔赴山东，将一岁

半大的肖华和未满月的妹妹留在了四明山。肖华和妹妹由当地组织安排，分别寄养在余姚、慈溪两地的农户家中。

1945年年底，梁辉受组织委托，亲自将肖华从农户家中抱回自己家，交到他的母亲手中，嘱咐她好好抚养新四军烈士遗孤。肖华回忆说：“当我学说话第一声会叫爸爸时，那个人就是梁辉。他的母亲，我一直叫奶奶。”

梁辉的名字在四明山很响亮。他原名邱国森，参加革命以后才改名为梁辉。1942年，新四军三五支队来到四明山，梁辉积极参加民兵、农会组织，协助民运工作队开展减租减息斗争，还担任了民兵团长。1943年入党。1945年9月下旬，新四军北撤后，梁辉受命留下来坚持斗争，担任中共梁弄区委书记、中共姚虞县委书记。由于蒋介石曾多次电令要清剿四明山的“共匪”，还派了重兵把守。因此，斗争环境极端艰苦险恶。

1948年11月3日，由于一伪保长告密，梁辉在执行任务途径箬岙村时，遭到伏击。他指挥同志们沉着应战，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。后来，梁辉身上多处负伤，几名队员也已牺牲，弹药又所剩无几，为了保存革命力量，梁辉果断命令大家向桃花岭方向转移，而他自己却将身上随带的文件烧掉，掩护同志们撤退。他坚持着向敌人打出了最后几颗子弹，随即装将短枪拆散、将机件丢向四处，然后使尽全力，迎着敌人走去，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，壮烈牺牲。年仅27岁。

全国解放后，党和政府为缅怀先烈、激励后人，在梁辉当年的牺牲地建立了纪念碑。虽然，梁辉生前未曾留下过一张照片，四明山革命烈士纪念馆里也只有他的画像，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“梁辉镇”、“梁辉水库”，仍在传颂着一个英雄的故事。

5 6岁时妈妈在 “四明山奶奶”家找到她

梁辉的母亲、肖华的“四明山奶奶”，在梁辉牺牲后没有悲戚戚、怨天尤人，而是怀着对儿子的思念、对敌人的仇恨，更执着地支持革命。她的家仍然是革命的联络点，她一如既往地为同志们望风、做饭、传递消息，更尽心地抚养烈士遗孤成长，大家都尊称她为“革命的母亲”。

全国解放后，部队特地为曹炎安排了假期。于是，曹炎在1949年年底从上海出发，又来到浙东四明山，首先，她来到邱子华烈士的墓地前祭奠，告慰丈夫的英灵。接着，开始寻找大女儿肖华和小女儿。在当地党组织、政府和群众的帮助下，她很快就找到了肖华，她看着眼前快满六岁的大女儿，个头长得比同龄孩子高，身体既结实又健康，而且脸庞长得特别像父亲，心中乐开了花。同时，又对养育女儿的四明山革命老区人民充满敬重和感恩。接着，她又满怀希望地寻找小女儿，但经多方查找，都未能找到。只能带着大女儿回上海。

当时，曹炎到邱家湾来接已6岁的女儿肖华时，肖华已不认识妈妈了。离别的那天，奶奶亲自送她们到上虞乘船，肖华哭闹着不肯离去，奶奶回到家后，因思虑过度三天都起不了床。

1967年1月，肖华首次重返四明山邱家湾，与乡亲们一起过春节。肖华说：“那次，我是一路问着找到邱家湾的。”奶奶听

说肖华回来了，于是，喊着她给肖华起的小名“毛毛”，亲热地将她拉入怀中。肖华说：“以前，我在梦里常常见到一间房子，它是朝东的，而它周围房子都是朝南的……那一次，我到奶奶家一看，原来我在梦里常常见到的就是奶奶的家。”

肖华参加工作以后，常去四明山邱家湾看望奶奶，同奶奶住一个屋，睡一张床，甚至钻到奶奶的被窝里，虽然不是亲祖孙，却是十分亲。奶奶1974年5月去世。

6 与继父从陌生到理解 超越血缘之爱

1949年年底，6岁的肖华被接到上海后，就感觉自己回到了一个有爸爸、有妈妈的完整的家里。

肖华的爸爸就是她的继父王晓峰，浙江奉化人。1919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。早年受进步思想的影响，参加了“一二·九”学生运动。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，他和另外两个志同道合的青年（朱洪山、陈亨炯）决心投奔延安。花了二十多天的时间，于1937年11月才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。办事处人员动员他们去山西临汾参加八路军学兵队，从此，他投身革命。

1938年5月，王晓峰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学兵队毕业后，他到南昌新四军报到，被分配在新四军一支队工作。他与曹炎是在山东华野一纵九兵团教导团时认识的。当时，王晓峰任教导团政治处主任，曹炎任教导团组织干事、指导员。他们都参加了渡江战役、解放上海战役。全国解放以后他们结婚。后来，王晓峰又参加了抗美援朝。

肖华刚到上海时，住在保育院和学校，而王晓峰在浙江工作，但只要王晓峰回到上海的家，她就会黏着他，让他带她去看电影、讲故事，特别有耐心。1951年以后，肖华陆续有了弟弟和两个妹妹，但她觉得王晓峰爸爸对她的关爱更胜过对弟妹们。

当1959年夏，肖华得知这位爸爸不是亲生父亲时，她对爸爸产生了一种莫名的隔阂。甚至连爸爸都不叫了，还曾一度自行改姓……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好多年。而在浙江工作的爸爸却拿起了笔，给她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，给她讲了许多的人生道理，而且在每封信的最后都会署上“你的爸爸王晓峰”。

爸爸在一封信中曾这样教导她：“肖华，要牢牢记住自己是一个光荣的共青团员，是革命的后代，要继承与发扬革命的精神。你是生活在革命队伍里，长在革命家庭里，决不能忘记自己是什么样的人，党与人民对你的期望，父母大伯对你的期望，还有你寄养在浙东时代的奶奶大娘对你的期望，广大革命先辈对你的期望，你决不能辜负了他们的心。这些话过去很少与你谈，因你还年幼，很多事情还不懂，今天你长大了，更懂事了，应该懂得。一定要好好学习……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又红、又专、又健的时代青年。”

这期间，妈妈又趁她在四明山奶奶家中之际，于1967年2月2日也给她寄来了一封长信，袒露了她的肺腑之言：“往事重提，总使我心酸悲痛……关于你父亲坟墓的问题，一切由当地政府处理。一个共产党员

为革命光荣地牺牲了，当地的党组织、当地的人民会关心他、纪念他的。作为一个烈士的家属不需要提什么要求。在当地牺牲，坟立在当地，这样对下一代更有教育意义……”

“至于姓邱还是姓曹的问题，你现在已是个大学生了，而且已经是一个中共预备党员，政治上已经成熟了，你自己可以决定。但如果你要征求我的意见的话，我认为：我们都是共产党员（子华、晓峰在内），孩子是为国家培养的，没有什么宗族、血统的封建一套，因此你是姓邱还是姓曹，不影响你继承先烈的事业，也不影响我们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，以致牺牲生命的决心。至于纪念的问题，当时我就考虑到了。肖华就是为了纪念你父亲而起的。当时我不准备要你姓曹，就取肖华两字，但后来华东保育院的同志说：肖华太多了，军委政治部主任不也叫肖华吗？这样我又想姓妈妈的姓，名字起纪念爸爸的，这也不可以吗？因此，从1949年年底把你从余姚带到上海来时，就用了肖华这个名字……”

爸妈语重心长的教诲让她幡然醒悟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她渐渐懂事了，非常珍惜这种超越血缘关系的父女之情。特别是在爸爸从20军调到上海警备区工作之后，全家人在一起生活，更深切地享受着爸爸对她的挚爱。

1999年9月，她的爸爸王晓峰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。

7 深情怀念亲人 多次回余姚扫墓

肖华大学毕业后，一直在上海工作，直到退休，如今仍居住在上海。但是，自从她知道自己的经历后，她常常会到余姚来。即使在“四明山奶奶”去世后，她也这样坚持着。至今她与奶奶的亲孙子、梁辉的儿子邱鹏程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。当年，他与肖华一起由奶奶带着。

2005年9月，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，在由中共宁波市市委统战部、宁波新四军研究会联合举办的《红色的记忆》音乐会上，肖华叙述了四明山革命人民保护烈士墓碑、抚养烈士遗孤的感人故事，紧接着由新四军老战士合唱团的一位女同志，配唱了一首《父老乡亲》的歌。歌词中有这样几句：“我生在一个小山村，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。胡子里长满故事，一声声喊我乳名。风雨中教我做人，临别时送我上路。啊，父老乡亲，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。”

这首歌与肖华的人生故事如此地契合，使会场气氛达到高潮，许多观众流下了热泪，人们给予的评语是“催人泪下，感人至深。”

今年4月12日，肖华将再次回到四明山，怀念亲人，祭扫亲人的墓地。肖华说：“我的根深深地扎在四明山，是四明山的水土养育了我，浙东老区人民是我的再生父母。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疼爱我、养育我、保护我的梁辉爸爸、四明山奶奶和邱家湾的父老乡亲。现在我每次回到四明山，都要祭扫梁辉爸爸、四明山奶奶和我父亲的墓地；瞻仰四明山革命烈士纪念碑；看望邱家湾的父老乡亲。”

（感谢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对此文写作提供帮助。）